

草原烽火

烏兰巴干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烏 兰 巴 干 著

草 原 烽 火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本書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9年1月出版，現經作者修訂并增“序言”及后記各一篇，由本社重排印行。

草 原 烽 火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增订本 32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1383 字数 355,000 开本 90×1168 纸 $\frac{1}{32}$ 印张 $15\frac{7}{8}$ 插页 1

195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3) 2.05 元

讀《草原烽火》

——代序

听说《草原烽火》是蒙古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写的是科尔沁草原上蒙汉两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跟封建王爷和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故事，这两点吸引了我，书一出版，我就买来阅读，读完之后，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我跟作者乌兰巴干同志不相识。据我料想，作者创造这些人物，编排这些故事，该是极大部分依据他的直接经验的。换句话说，写在这部小说里的，极大部分该是他的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光说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恐怕还不够。要是不能分析和融化他的经历，抓住其中主要的东西，就不可能把草原上一段时期内的斗争生活再现出来，使读者身入其境，觉得小说里的那些人物就在面前。要是不具有强烈的阶级观点，对受苦受难的奴隶和牧民怀着同胞的爱，对封建王爷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怀着不共戴天的恨，就不可能调配大红大绿的浓重色料，运用随处流露感情的重实笔触，画成这样史诗式的画幅。

小说里的主人公巴吐吉拉嘎热，父亲是因反抗日本鬼子和王爷而牺牲的，母亲是因伤心而死的，那时他还年幼，全不知道，他先是流浪儿，后来当了王爷的奴隶。从作者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青年奴隶在黑暗统治下受到怎么样的精神迫害。他毫不怀疑地说：“一当上奴隶，就不是人了！”他听见人家说他生活太苦，仿佛觉得生活确实太苦，可是立即朝着王爷府跪下，祷告似地说：“我小奴隶永远不敢叫苦……求求天，饶我小奴隶的罪

过!”受苦而不敢叫苦，精神上所受的迫害多严酷啊！他所說的“罪过”是王爷給他派定的，王爷說他父亲是罪人，他是罪人的兒子，所以他不是一般的奴隶而是带“罪”字的奴隶，胳膊上烙着个永远去不掉的“罪”字。他一心只想向王爷还清那莫名其妙的罪过。他曾經偷偷地蜆进王爷府里的庙子，希望求得佛爷保佑，減輕点兒他的罪过。他曾經羡慕那捧着一块砖头，爬一步磕一个头，从呼倫貝尔草原过来，要往老远的五台山去贖罪的老太婆，想跟她一块兒去五台山贖罪。他甚至要与心爱的姑娘烏云琪琪格彼此永远相忘，他說“我不是願意存心忘記你”，只因“我渾身都是‘罪过’的痕迹……所以，我只能忘掉你……为了你，我希望你也忘掉我！”宿命論的觀念，忤罪贖罪的思想，把希望寄托在佛菩薩身上的渺茫的意願，全都是黑暗統治套在巴吐吉拉嘎热精神上的絞索。我們从小說里还可以看到，这种絞索也套在其他的人的精神上。無論奴隶非奴隶，在受苦受难孤立无援的时候，类似的心理往往冒出头来，或是无可奈何地求告佛爷，或是否定生活，希望取消自己的生命。

日本鬼子和王爷仇恨共产党，企图消灭共产党，就把共产党跟汉人联系起来，在蒙族中間挑起种族仇恨，想借此达到他們的目的。王爷的大管家旺亲把銀柄的黑皮鞭子交給巴吐吉拉嘎热，要他去抓一个人来，因为他遇見過这个人，而这个人就是汉人，是共产党。旺亲告訴他，他的父母“都是叫汉人杀死的，这个共产党就是杀死你爸爸媽媽的汉人中間的一个”。旺亲还恐吓他說：“你要是不去，我告訴王爷，再給你加上个‘逆子之罪’，把你用火烧死！”又說：“你要是不执行我的指令，你的头上又落下了个頂大的‘罪过’——勾結共产党，反滿抗日！”巴吐吉拉嘎热在这样的謊騙和威胁之下，居然应一声“好”，觉得手中的黑皮鞭子

“仿佛是摆脱带‘罪’奴隶生活的唯一出路了”。从这一个情节，我們可以想得很广，看得很真切，一切反动派挑起种族仇恨的阴谋总是那样毒辣，这兒是一幅簡括而生动的速写。后来巴吐吉拉嘎热几次观察旺亲要他去抓来的那个人——就是小說里的另一个主人公李大年，觉得李大年这个共产党是跟普通人一样的人，而且是个好人，英俊，善良，热情。但是他曾經小声自語道：“他一定不是汉人！”这个简单的想头的反面，不就是說是汉人不会这样好嗎？巴吐吉拉嘎热无意中会冒出这样的想头，可見他受到的毒辣的宣传的影响，几乎是刻骨銘心的。再如跟巴吐吉拉嘎热一同关在監獄里的巴拉珠尔依据所聞告訴巴吐吉拉嘎热說，“他們（共产党）都是汉人，历来汉人和我們蒙族人結下了仇”，放馬的奴隶小秃信从不疑地称述王爷的話，“奴隶不是人，共产党更不是人，杀人放火，見奴隶就杀！”从这些地方，也可見这种影响是很普遍的。

巴吐吉拉嘎热终于觉醒过来，解脫精神上的絞索，跟大伙兒去参加抗日队伍。作者写巴吐吉拉嘎热逐步觉醒的过程，切合生活的真实。巴吐吉拉嘎热悲苦无告，却得到女奴小兰的爱护，她告訴他“他們是不会把我們当奴隶的人当人看的，可是，我們應該把自己看成是人”，她告訴他“你應該有活下去的勇气”，她告訴他她也是汉人，“祖祖輩輩都是庄稼戶，我没听说过他們杀了蒙族人”。这些关切的話从亲如姐姐的小兰那里听到，慢慢地在意識中融化，对于他所受的精神上的迫害，多少会起消毒剂的作用。当他亲耳朵听到旺亲和日本鬼子的計謀，为了保护被大水包围的日本火药庫，要把黑龙壩决开，淹死整个阿都沁屯子的人也不管，他就交还了那黑皮鞭子。这是他阶级意識的抬头，也就是反抗意識的抬头。后来他参加了群众的堵口决口斗争。他和

扎木苏荣决开了黑龙壩南岸，李大年和百十多人堵住了被日本鬼子决开的黑龙壩北岸，这就保全了阿都沁屯子，水淹了日本火药庫和王爷府。他干这个，为的是保全乌云琪琪格一家，这回斗争的全盘意义，他还不怎么了然。可是事实上他已经实践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从实践中他也体会到这回斗争是“救了奴隶”，做了“好事”。他从水里拖起昏迷的小兰，待她苏醒过来，难过地对她说：“姐姐，是我害了你们的呀！我救了奴隶，又害了奴隶！这，这恐怕是因为我有‘罪过’，好事也没有好结果啦。”从这几句话，可见他还是一半儿明白一半儿糊涂。直到李大年把所闻的关于他父母的事实告诉他，他知道父亲是反抗日本鬼子和王爷的英雄，被王爷杀死的，母亲是因此气死的，才对早已感佩而总不想去亲近的李大年开诚布公地说：“你也是我的干哥哥！”——因为李大年是乌云琪琪格的干哥哥。这时候，他彻底知道谁是他的敌人了，是鬼子，是王爷，是旺亲。这时候，他彻底知道凡是共产党，“一定和李大年哥一样，对奴隶那么好！”他接过李大年交他收下的他父亲遗下的刀子，一股新生的力量直透整个身心，“突然感到自己已逃出了‘罪过’的阴洞……弯着的腰慢慢地直起来，躬着的胸慢慢地挺起来，他放开了嘹亮的嗓音，又唱起了《嘎达梅林之歌》”。于是，一个完全觉醒了的奴隶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能坚信地说“我没有罪”了，胸中只是燃烧着报仇雪恨反抗残暴统治者的心情。他跟李大年一同关在监狱里的時候，敌我之间的一道仇恨的深沟在他心里划得更明白，他懂得了“应该怎样通过斗争来获取美好生活的权利”。他告诉偷进监狱跟李大年会面的小兰（原来李大年是小兰的哥哥）说：“姐姐，我已经不是奴隶了，是一个战士！姐姐，我永远也不会脆弱了，我已经坚强起来。大年哥把我从恶梦里唤醒，给了我力量，现在我

已經懂得了真理，懂得了战斗！”这样，他自然一心向往着草原抗日游击队，待冲出了監獄，救出了烏云琪琪格，就直奔宝格塔山。

李大年来到阿都沁，党交给他的任务是恢复地下組織，“把灭了的火重新燃起来”。这是艰巨的工作。从作者的笔下，我們可以看到他怎么样做工作。他能深入群众，在极平常的一言一動之中具有高度的原則性，叫人受到启发和教育。对于巴吐吉拉嘎热，对于烏云琪琪格，他所給与的影响最深。对于草原上其他受苦受难的人，包括一同关在監獄里的那批人以及監獄的看守兵，他都能以真誠的友爱和关怀取得他們的信任。他几乎沒有个人的私事，所作所为全是为别人。他善于抓紧适当的时机，因势利导，发动群众进行斗争，使斗争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他看見河水上漲，敌人有决开黑龙壩北岸的可能，就对扎木苏荣說：“战胜洪水，不讓敌人从北岸决口！这就是党的任务！在这兒，这就是当前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他把决开黑龙壩南岸的任务交给扎木苏荣，要扎木苏荣提高革命警惕性，“更重要的是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力量！”这显示他的工作作风。在小說里，堵口决口斗争是个雄壯的場面，被囚的人們冲出監獄同时火烧王爷府又是个雄壯的場面，李大年在这两个場面里是领导者，可又是群众中間的一个人，彼此的呼吸息息相通。我們讀这两大段文章，宛如听慷慨激昂的交响乐，要是給这两部交响乐取个共同的标题，那就是“草原革命进行曲”。慷慨激昂的“草原革命进行曲”奏起来了，草原上革命的火重新燃起来了，到小說的末了，草原抗日游击队取得胜利，队员們唱起《国际歌》，这叫人在讀毕掩卷的时候发生“余音繞梁”的感觉。

堵口决口斗争以后，李大年离开了阿都沁，到別的地方领导游击队去了，后来被埋伏的密探逮住，关在王爷府的監獄里，才

有冲出監獄，火燒王爺府這一場鬥爭。在李大年離開的期間，一個黨員扎木蘇榮是犧牲了，僅存的一個黨員劉大爺，從小說里看不出他進行了什麼活動。因此，讀者不免要想，李大年來了，地下組織就建立起來，在劉大爺的地窖里開秘密會議商量堵口的事的有这么十几個人，待李大年走了，這個地下組織又怎麼樣了呢？再說，這十几个人的結合，小說里是用虛叙的筆法交代的，這也使讀者覺得不滿足，讀者希望有具體的生動的描述，從而更多地見到李大年的卓越的組織才能。

巴吐吉拉嘎熱沖出了監牢，就直奔寶格塔山，急於要跟李大年會合。可是他在大興安嶺迷失了方向，耽擱了一年以上，直到小說的末了，才跟李大年重逢，正式成為游擊隊的戰士。在迷路的一段時期里，他和烏雲琪格住在山洞里，結了婚，生了孩子，打獵取食，防禦自然界的危害，過着類乎原始人的愛情生活。整部小說一共二十章，寫這一段時期的生活的，就占了標題作“山林風險”的一整章。這是出乎讀者的意料的，讀者並不預期有這樣的一章。為什麼說並不預期呢？因為它跟整部小說的主題和節奏不協調。

上面提的兩點，是我所認為這部小說的缺點，簡單地寫在這兒，供作者參考，也請讀過這部小說的同志們研究，看我說的是不是對。

小說里寫草原上的景物，給了我極大的滿足。我沒到過草原，讀畢這部小說，仿佛親身到了草原似的，親切地感到了那些景物是怎麼樣的。寫景物的地方，極大部分跟人物的感情相配合。情景相生，原是文藝作品有效的手法。不過我覺得小說里運用這種手法似乎多了一些，有些地方不太自然。

叶圣陶

目 次

讀《草原烽火》(代序)..... 叶圣陶 (1)

第一章	火种.....	1
第二章	帶“罪”字的奴隶.....	35
第三章	王爷祭灵.....	68
第四章	銀柄的黑皮鞭子.....	99
第五章	在迷霧中.....	127
第六章	黑龙的故事.....	152
第七章	堵口决口斗争.....	176
第八章	奴隶的觉醒.....	201
第九章	大雁南飞的时候.....	231
第十章	深夜綉荷包.....	255
第十一章	酒楼亭里的风波.....	275
第十二章	逼婚.....	302
第十三章	患难朋友.....	329
第十四章	铁柵隔不断人心.....	350
第十五章	火烧王爷府.....	369
第十六章	血泪交溶.....	392

第一章 火 种

一九四〇年夏天。

在一个暴风雨后的早晨，太阳从东方厚重的云层下刚一露头，西方的云朵立刻染上红色，显出了一道新鲜美丽的彩虹。这时候，草原上呈现出一种宁静的气息，微风带着雨后的清气，爱抚地拂动着绿草梢头。

阳光越来越强烈，象千万枝金箭，穿过云缝，射向草原。

风，偷偷地掀起了草浪，平静的小树丛摆动起枝叶，白杨迎风招展，柳丝随风飘荡，河边的芦苇摇曳着穗头。草浪，一浪赶上一浪，漫进一片黑树林里去了。

一条曲折漫长的大道，将黑树林后边的草原切成两片，直向一个枯黄色的沙岡子伸进。大道两旁的草原里，黄色的猫爪子花，淡青色的五月蓝，紫红色的喇叭花……一丛丛，一片片，陪着绿草，散出芳香。五颜六色的蝴蝶，被这些花朵的芳香吸引而来，悄悄地飞旋。蟋蟀藏在草间叶下，小心地鸣叫。蝗虫却三五成群，飞上来，落下去，发出“达达”的声音，贪婪地啃着嫩叶。

大道上充满着雨水和泥濘。雨水已淹过大车轱辘的印迹，

象是一条小溪，在阳光照耀下閃动着細碎的銀光。

有两个人，一前一后，在大道上快速地奔走着。他們的脚步踢打起了道上的泥濘，雨水也随着濺起水花。不久，在黑树林子旁，这两位英勇的革命者忽然停住了脚步。

走在前头的那位，身穿一色烏黑的便服，头戴一頂已經斷去一半的破碎的草帽，帽沿遮着他那明亮的眼睛。从他走路时的那股冲劲兒看，年紀不过三十五岁上下。一个不大不小的包袱紧綁在他的背上，被暴雨淋了一夜，衣服全湿透了。水淋淋的湿衣紧贴着身子，清秀的脸上挂满了水珠。他打了个寒噤，住了脚，抖擻下精神，从腰里掏出一块白手帕，却并不馬上将脸上的水珠擦干，头朝上一揚，把破草帽一推到脑后，閃出机警、明亮的目光，从太阳一直瞅到黑树林子，从黑树林子瞅到远处的沙丘和那条道路頂点的岡子。他没瞅身旁的战友，只死盯着远处的岡子，問道：

“李大年同志，这是什么地方？”

李大年身材魁梧，比前面的那位还高出一头，手臂粗大，大銅鑼似的脸庞，黑亮亮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他虽然比前面的那位年輕好几岁，但脸上长滿了胡子，寬大的額头上已經有了几道深深的皺紋。他穿一身古銅色的蒙古袍子，用两根皮条当成带子，紧紧扎在腰中，袍子的前后襟角掖在皮条带里，卷着褲腿，黑壯的两腿深深踩在泥水里。

李大年用手背擦去落在眉头的一排雨水珠，仔細瞅瞅远方，望着大道頂点那个枯黃色的沙岡子，慢吞吞地說道：

“刘志鴻同志，那就是科尔沁草原上著名的十八道岡。靠岡子的南端有一条河，叫西拉木倫河。这条河的下游一直通到营口，叫辽河。西拉木倫河的北岸，靠着岡子东边不远的地方，有

一个电子，叫阿都沁。……”

李大年一提到阿都沁这个地名，忽然沉默下来，把头稍微一低，黑亮的眼睛湿润了。阿都沁，曾经是党在科尔沁草原地下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一年前被敌人给破坏了，大部分同志都牺牲在十八道岗里。活着在那里坚持斗争的只剩下两个同志，一个叫王化文，一个叫扎木苏荣。

李大年想到那里的同志们的牺牲，不自主地把手中的短枪攥得死紧。他望了望刘志鸿的清秀的脸，又扬起了头，望着上空的云彩。在他的感觉里，云彩比刚才暗淡了。突然，一片巨大的铁片似的阴云伸展过来，蒙上了太阳。太阳已经收回洒在草原上的金色的光芒，虹也消失了。李大年看看周围，远方的草甸子^①和沙岗子还是浸在浓灰色的雾气里。黑树林子在晨风里吼啸起来，真象一群饥狼嚎叫。这时，在李大年的心里，意识到已经又走进另一个艰苦的环境里来了。可是，他没有一点泄劲的感觉，好象有人在提醒他，失败，流血牺牲，给人们带来的不是消沉、脆弱、痛苦，人们将从那里吸取力量，来最后消灭敌人，取得胜利。党的领导，广大人民的支持，这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他沉着、坚定地又瞅瞅刘志鸿的面孔。刘志鸿眼睛盯着沙岗子，说道：

“今后，你的工作更要艰苦了！把灭了的火重新燃起来。”

“是呀，一定要把革命的火焰燃烧起来！”李大年用重重的语气把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在他脑子里，立刻勾划出一个比较明确的轮廓。科尔沁草原的反动统治者达尔罕王爷，自从投降了日本鬼子以后，将反动的势力集结起来，猖狂地压在这一带蒙汉

① “草甸子”是电子外的大片草地。

人民的头上，封鎖起这里的一切。科尔沁草原上的达尔罕王爷府，就是日本鬼子主持科尔沁黑馬队武装叛乱的大本营，那里有一个名叫金川的鬼子，就是日本关东軍派进內蒙草原上的大特务头子，残酷地統治着草原上的人们。

李大年寻思着，眼睛忽然一轉动，目光自然地落在黑树林子上了。

“这个黑树林子呢？”刘志鴻問道。

“是达尔罕王爷十五輩子以来的王爷陵。”李大年說。

“那么，这兒一定离王爷府很近唄！”刘志鴻判断着情况問。

“大約三十里，不，不到三十里，二十五里。”李大年一边回答，一边又把視線放得远远的，从黑树林子一直望到十八道岡子。在他眼睛里，十八道岡子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当那岡子模糊不清的一刹那間，似乎一个响亮的声音在他头脑里回蕩着。

“恢复党的地下組織，武装起那里的蒙汉人民，在草原上建立一支抗日游击队，在敌后展开抗日武装斗争。……流血牺牲的教訓告訴我們，要多多注意日本鬼子勾結反动統治者达尔罕王爷突然袭击。你去了以后，在草原上建立两个据点：一个在达尔罕王爷府附近，一个在兴安岭的白音布通。这两个地方，前一个是敌人的心脏，后一个是敌人的喉嚨。挖掉心脏，招断喉嚨，草原上的敌人也就完蛋了。你是一颗革命的火种，一定要燃烧起来，扩展成势不可当的燎原烈火！”这是組織决定派他进科尔沁草原的当初，上級党委交代任务时对他說的一段話。

“是呀，我是一颗革命的火种，一定要燃烧起来，扩展成势不可当的燎原烈火！”李大年在心里想着，自言自語地說着。他的脑海里，不断浮現着党的領導者們的形象。他警惕地望着四方。

这时候，在他的感觉里，西方沙岡上空的云层越显得暗厚了。那厚云上贴着的一层薄紗似的輕云，漸漸地沉下来，变成了浓霧，把沙岡子蒙起来了。那枯黄色的沙岡子成为淡青色的，好象在天空滑行。从远方伸展出来的那巨大的阴云，忽然四分五裂，早晨的太阳从云縫里射出来，重新照在沙岡子上。草原里，黑树林子頂上、草甸子上的露水也閃动着銀光。

突然，一声枪响，从沙岡子方面传来。枪声震动了山野，黑树林子作出回响，蝴蝶停止了鳴叫，蝴蝶飞乱了群，大道旁的水草里，两只野鴨惊慌地飞走了。接着，子弹哼叫出难听的調子，从刘志鴻、李大年的头頂上滑过去了。

“咦？这是七九大盖枪①！”刘志鴻鎮靜地說。

李大年一閃眼睛，拿枪的手在胸前一揮，說道：“快！快！快向黑树林子前进！”

两位英勇的革命者抛下了大道，向黑树林子飞箭似地奔去了。

沙岡子方向的云雾里传出馬嘶的声音。紧接着，出現几个乘馬人的黑影，一直向三角甸子里飞驰而去。

刘志鴻、李大年靠近了黑树林子。但是，黑树林子里的一切，給他們带来了更大的麻煩：不知道敌人何时从何地鑽出来！

暴风雨后的林子里，散发着一股松香油質的气味，直扑人們的鼻子。生得又粗又高的大榆树，杂乱地并在一起。有的树根子被火烧焦了，张着墨黑的树洞。树洞里盘着黑花色的毒蛇，睜着螢火虫似的眼睛，舞动着火苗似的舌头。有的树不知为什么断去了一半，象粗大的黑熊似的，默默地立在那里，夜猫子落在

① “七九大盖枪”是鬼子在九一八前秘密运到內蒙草原上来的枪。

那頂上，时不时地发出嬰孩啼哭似的叫声。

林子外边，不断传来鬼子和科尔沁黑馬队的喧嚷声，夹着野馬的嘶叫声。不一會兒，那些嘈杂的声音，海潮般地涌向林子来了。

李大年手里紧攥着匣子枪，和刘志鴻往林子深处鑽去。黑树林子里无数的枝叶，象密織的蜘蛛网，遮着天，不透风，不透雨，太阳光也射不进来。

两位革命者紧张地迈起步子，用大树遮着身子，走进森林几百米远的时候，他們想，要是这里有人家，还能躲避下敌人，可是，怎么連一个普通老百姓也望不到。李大年一面警惕着敌人的拦截，一面細察着地形。他站在一棵大树后望了很久，浓雾渐渐稀薄，才发现了林中的一条羊腸小道。小道弯弯曲曲，繞过許多的黑榆树，穿进林子的深处。

刘志鴻和李大年跑到羊腸小道上一看，这条小路极窄，两个人不能并行。他們不管情况怎样，一前一后，順着小路，又跑了二百多米远，但这小路岔开了，一条往东，一条往西。往东的那条，被树林里的野草掩盖起来，几乎看不清楚了；往西的那条，仿佛越来越寬，大树、草丛都遮不尽它，这是直向科尔沁草原的道路。

刘志鴻、李大年决定暂时停下。他們一夜在暴风雨中所遇到的寒冷，現在已經全部消逝，跑得渾身是汗，汗水把衣服都浸透了，滿脸都有汗珠在滚动着。刘志鴻站在小路岔口，好象深思着什么，清秀的脸向下一垂，紧紧握着李大年的手，又抬起头来，朝通往科尔沁的林中大路一瞥，說道：

“李大年同志，我真想和你一起到科尔沁草原去一趟，看一看那里的人民生活得怎样，可是目前的情况，不允許这样做，我

只好把你送到这里。党的任务是神圣的，我們各自的任务都那么紧迫，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到内蒙草原抗日根据地去看。”

刘志鴻和李大年一直是在一起工作，两个人的任务虽然不同，但是，又一起走过几个月艰难的路程，这回的分开，还是多年来第一次。李大年一揚黑紅的脸，从他的眼睛里閃出一种非凡的光亮，坚毅的力量充滿在他粗大的手上，他紧紧地握住刘志鴻的手，只是一点头，一时連話都說不出来。心里只是想：战争要我們同志間离开，会合，会合又离开，这的确难免的；不过，在一起工作多年的战友，同志，分离的时候，心情总是被一种留恋的情感纏繞着。李大年粗粗地喘口气，不知怎的眼睛微紅起来，他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坚强地說道：

“刘志鴻同志，我們一起在抗日战争的漫长岁月里度过了不算短的一段時間，从关里到关外，多次地冲过了敌人的封鎖綫，跨过了黄河、太行山，那难越的千山万水，在我們面前讓开了路。不論多大的危险，我們都把赤胆当成鋼盔，頂在头上，闖过来了。可是，今后的斗争更要艰巨，更要残酷。我們这次的分开，就是为了迎接这个斗争！”

“是的，請你一路保重！”刘志鴻激动地說。

“那么你从哪条路走？”

刘志鴻轉过头来，望着被草丛遮得看不清楚的岔路，眼睛忽然明亮起来，仿佛从那里寻出了一条宽广的路途似的，說道：

“你看，这条道是往东行的，我要从这小路上出去，到东北的长白山东山里，和那兒的党的地下組織、抗日联军接上头，然后繞过大小兴安岭，在敌后拉起一条抗日陣綫。”刘志鴻頓了一下，又接着說道：

“往后，我們的会見，也許就是在那条陣綫上。”